

開放文學－推理探案－劉公案－劉墉傳奇 第八十六回 錢知縣貪賊起殺心

列位名公有所不知，真是何官無私？何水無魚？你說大人正問到他的心病上了，緊自害怕，又有喊冤的來了，你叫他怕呀不怕呢？且說劉大人正問這知縣此案內中緣故，忽聽儀門外喊叫，說：「救人哪！」大人聞聽，吩咐：「帶進來！」「哦！」左右答應，跑將出去，迎著那個人說：「別嚷！別嚷！大人叫呢！」那人聞聽，跟著青衣，走進角門，帶至公堂。那人跪在下面，座上劉大人閃目觀看。

忠良座上留神看，打量伸冤告狀人：年紀倒有花甲外，滿臉之上長皺紋。頭上光著無戴帽，剪子股兒打的勻。身穿一件白布衫，布鞋布襪足下登。須鬢白了咳嗽，昏花二目淚含津。跪在公堂說「冤枉！青天爺爺快救人！小的主人李武舉，偷盜招出果是真。縣主不管鱧共鯉，嚴刑苦拷主人身，難受刑罰屈招認，立刻陷入監禁中。誰知老天把大禍降，半夜偷盜走進門，殺了男女人四口，州尊不肯放主人。兇犯而今拿不到，縣主不管這事情。我小的家主身被難，老奴不忍在我的心。想當初，馬義告狀滾釘板，富奴拜取九蓮燈。上古之僕能報主，小的豈無這樣情？本意要把京都上，或是那，督撫衙門把狀論。幸虧今日大人到，撥雲見日一般同。叩求大人來提審，覆盆之下有冤情！」說罷響頭來碰地，叩懇青天老大人。劉大人聞聽將頭點，眼望家丁把話云。

劉大人察顏觀色，看家丁老誠，並不是詭詐，忠良說：「你叫什麼名字？」家丁說：「小的名叫李忠呀，爺爺。」大人說：「李忠。」「有，小人在。」忠良說：「你老主做過湖北武昌衛守備，歸家也亡故；你少主現是武舉，家道殷實，被賊人攀出是窩主，坐地分贓。你知道素日與賊人有仇無有？」老家丁說：「素不相識，焉有仇恨？」大人說：「這就怪了！既然殺了人，可曾偷了什麼東西無有？」李忠說：「小的現有失單在此，望大人過目。」說罷，上前遞上。知縣接過，放在公案之上。劉大人拿起觀看，上寫著：計開：七月十八日半夜，殺人男女四口；失去臥房座鐘一架，玉瓶一個，金頭面二副，銀六封，金條二根。所報是實。

劉大人眼望李忠，說：「當時報過無有？」李忠說：「報過，報過。」大人點頭，說：「也罷。既如此懇求，本堂提審，拿賊就是了。」李忠叩謝自去，聽候著傳喚，不必去遠。劉大人眼望知縣，說：「貴縣，明日伺候本部堂提審此案。」「是。」知縣答應。

列公，此時知縣魂都冒了，嚇得他說是：「不好，不好！」

不言知縣害怕，且說大人站起身來，至滴水上馬，長隨跟定，知縣送至大門，賢臣擺手，知縣退回進衙。劉大人一直徑奔三聖廟而來。到廟，大勇、王明、朱文三人迎接進廟。大人客舍坐下，祿兒嗽茶用畢，用飯完畢。忠良爺眼望大勇、王明、朱文三人講話。

劉大人眼望三人講：「叫聲好漢你們細聽：你老爺今日去把衙進，觀瞧一概案件情。內有一案情可想，舉人做窩主事一宗。武舉本是守備後，家道殷實甚是豐，良田千頃家萬貫，手下奴僕好幾名。這樣之家窩響馬，內中一定有冤情。你老爺正將知縣問，武舉家丁把狀來呈。告的是，主人誤陷在監內，被知縣，屈打成招定口供。又有前者十八日，半夜遇賊進家中，殺了男女人四口，偷盜東西好幾宗。次日就把報單遞，縣主不放手主人公。至今兇犯無拿住，海捕捉拿無影蹤。此事若依本部想，必須要，先將知縣、武舉問明。然後差人拿兇犯，似此之事來必成。」大勇聞聽說「正是，恩官言詞果然明。必須如此這樣辦，方能完全這事情。」大人聞言將手擺，好漢退步往外行。不言三聖廟中事，再把知縣表一程。

不說大人在三聖廟。且說錢知縣，打發大人起身之後，忙回二堂，把皂役甄能叫到二堂上，吩咐長隨迴避，手下人轉將出去。錢知縣他眼望皂役，說：「甄能，咱們事情不好了，要發作了！羅鍋子厲害難纏，這可如何是好？」就把大人搬撥此案，家丁李忠告狀，前後說了一遍。皂役聞聽，心中暗怕，說：「這可怎樣？必須打一個主意才好，不然這可不是玩的。」知縣說：「橫豎他不能知你我之事。」皂役說：「他要審武舉，那還了得？」皂役沉吟多會，忽然說：「倒有了！太爺將禁子傳來，賞他十兩銀子，叫他半夜如此這般，將武舉用沙子口袋壓死，只說監斃，可就無事了。」知縣聞聽甚喜，連忙說：「此事用不得人，就是你去將他叫來。」皂役答應。

他轉身出去，轉彎抹角，來到監中，叫門而進。鎖頭黃直正坐在獄神廟前，忽見皂吏甄能進來，知道他在知縣跟前有臉，是老爺的一個牽頭，不敢輕視。他連忙站起，說：「甄頭兒，請坐。」皂役說：「本爺著我來叫你，快跟我去，有要緊事情，立等。」黃直聞言，不敢怠慢，扭頭說：「伴兒們，照應點子，我就來！」禁子說：「交與我們罷！」皂役在前，一同往外而走。

霎時進了宅門，來到二堂，見了本官，黃直打千。知縣說：「起去。本縣問你，你伺候過幾位府縣？」鎖頭說：「小的伺候過四位太爺：一位馬太爺，一位吳太爺，一位劉太爺，一位張太爺。」錢知縣說：「前任知縣，他們都待你如何？」鎖頭說：「都是寬恩。」知縣說：「好，你倒不傷人。這個本州今日有一件機密事，別人可不能夠。」說著，回手桌上取銀一封，說：「這是白銀十兩，你拿去吃酒罷。」黃直跪下接銀，說：「小的並無有犬馬之勞，蒙太爺的重賞。」知縣說：「你起來。」黃直站起，將銀子揣在懷內，旁邊站立。知縣說：「本州今日給你這十兩銀子，有宗事情托你。黃頭兒，你要辦完了，我再給你一個元寶。」黃直聞聽，暗說：「什麼事呢？」正然思想，又聽知縣說：「你監中有個武舉李國瑞？」黃直說「有。」

知縣說：「此人與我有仇，萬萬留不得。要留他，終究是患。」

不但我吃虧，你們也要受他的禍害。務必今夜用沙子口袋，將他要壓死，明早遞一張病呈。事完之後，賞你一個元寶。」

列公，古人說得好：「青酒紅人面，財帛動人心。」黃直聽見說賞一個元寶，連忙應允。知縣扭頭，眼望甄能說道：「你送他出去罷。」復又囑咐：「小心要緊！」黃直答應，一同皂吏甄能，走出宅門，來到外面。黃直不能獨吞此銀，二人來到酒鋪，吃了一會酒。黃直借櫃上的戥子，稱了三兩，送給皂吏，說：「甄頭兒，你來采采兒。」皂吏接來，還是不樂。又見黃直說：「等著得了那個，再給你老人家。」皂吏這才不說什麼了。

說話間，天就有日落的時候了。皂役說：「你治你的事去罷，我要回家了。」說畢，給了酒錢，二人邁步出了酒鋪。

不言皂吏甄能回家，且說黃直，買了個羊脖子，打了一瓶燒酒，又把毛頭紙買了十幾張，這才回衙，來到監門，用手拍門，高聲來叫。

這黃直高聲來叫：「快些開門莫消停！」禁子聞聽頭兒叫，連忙開門向外迎：「黃頭兒，這會才來有何故？」黃頭說：「與我相識飲劉伶。」言罷邁步往裡走，禁子關門進房中。

不言禁子去他的，再把黃直明一明。手內拿著羊脖子，這手拿著大酒瓶，滿腦是笑高聲叫：「李爺快來莫消停！」武舉聞聽忙答應：「禁公叫我有何情？」一邊答應一邊走，霎時來到這屋中。黃直一見腮帶笑，叫聲「李爺你是聽：今日我在外邊逛，撞著你家老家丁。我二人說了半天話，他叫我，照看你老在監中。他又買了酒和肉，說道是：『務必同著飲劉伶。』」武舉聞聽將頭點，說道是：「難為他不忘主子情。」黃直說道「此處別飲酒，李爺跟我到板房中。」

武舉聞言忙邁步，只聽手肘腳鏗鳴。

武舉李國瑞，聽鎖頭叫他板房兒飲酒去，不知是件什事，連忙邁步。只聽「嘩啞」刑具之聲。不多時，來到板房，進內，二人坐在牀上。又聽黃直高聲叫：「來呀！」只聽答應，來了六七個人。黃直說：「我今夜與李爺在板房說話，不進老監了。」

老弟兄六位，替我照看些兒罷。」又說：「這瓶中酒，也不夠老弟兄六位喝的，我也不讓了。」言罷，回手從懷內掏出三百多錢，說：「老弟兄六個均分，打著喝罷。」說著，眾人齊說：「又破費你老人家了。」說畢自去，不提。

且說黃直將肉也拆開，酒也篩了，拿兩個酒盅兒放在牀上，伸手拿壺，將酒斟上，說：「李爺請酒！」

黃直擎杯將酒讓，李武舉連忙接手中。只聽「吱」的連聲響，黃直開言把話云：「我今帶酒不算美，千萬開懷飲劉伶。」武舉聞聽說「多謝，深感禁公高厚情！」黃直立刻就動手，手肘開開放在平。二人這才來飲酒，彼此開言把話明。黃直說：「李爺無故遭屈事，無故身入羅網中。」

舉人說：「這是前生來造定，不怨今生是往因。」二人正自來說話，忽聽監中起梆鈴。黃直只管將酒讓，心中想：灌醉他好把事行。武舉只當是好意，連連而飲不消停。登時吃過十數盞，黃直只飲酒三盅。他又會能說閒話，安心要等鼓三更。忽聽外面鑼兩棒，這鎖頭要害武舉怎消停！